

晉

書

冊三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

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渥立祁渥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菟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菟川以叔父軻渥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渥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勒寒侵斤朧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勒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穎叛於朧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穎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

何以濟且物窮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晉渥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澠川甘松匡明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

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

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韜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
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
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
將軍苻登將沒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
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
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責甲
胄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
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
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
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琨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
還師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
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
殲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殲詰歸引衆而

退翟琨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
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
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
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琨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
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
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
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鑿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
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琨爲吏部尚書翟勣爲主客尚書杜
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
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
邽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
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
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

是以北平韋乾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其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叛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於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遺子勃勃爲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

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曰今事勢窮跋逃命
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
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
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克支陽鶻
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琨率騎二萬
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
子宕嵒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
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龍西以距
碩德與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藉
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
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
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

萬遷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日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歧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

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菀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菀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黨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旣而菀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嶺岷山以據之熾磐攻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菀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

亡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
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鶴望豈
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
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
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于菀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克姚
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菀川又攻克興略陽
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菀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
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
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
餘萬而還又攻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懼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菀川
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
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

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奔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嶺岷南山并其四子輶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諡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秃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

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
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
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
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
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
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
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
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
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
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
賞各有差遣平遠健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
枹罕傉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旣兼

傉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

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
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簿于赤水降之熾磐攻灘川師次沓中沮渠蒙
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
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
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
石大羌二成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弈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
于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于奔保白蘭山而死
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弈于
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上曇達爲左丞
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
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三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
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
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

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
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儻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
可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儻爲主遣使請降熾
磐大悅徵儻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
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
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澠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
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澠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
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
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
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
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浸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遭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于
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

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罷之衆威策遐舉便欲誓汧隴之餘卒窺崤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氣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磬叱咤風雲見幾而動牢籠儻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盜亦有道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